

教圣残天

4

金童精品



中



东54A-2

44.568
JT-4
:2

金童精品武侯集

之

四

天 殘 聖 教

中

甘肅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一章	鬼谷二怪	251
第十二章	夜探虎穴	279
第十三章	大豪出山	302
第十四章	命犯桃花	322
第十五章	青楼艳事	345
第十六章	不白之冤	370
第十七章	惊逢浪女	397
第十八章	美女奇谋	422
第十九章	回域四狼	451
第二十章	二女事郎	478

第十一章 鬼谷二怪

身上一阵剧痛，花中豪醒转。

那斧正砍在右肩上，动动右臂，毫地知觉，花中豪知是右臂已断。

腹中那剑，穿腔而过，亦痛得一阵紧似一阵。

那些剑痕累累的皮肉之伤，相比之下倒不似那两处痛彻入骨。

他好一会不敢睁眼，甚至不知自己是死是活，暗想怕是已到阴间。

花中豪睁开眼睛，却见窗外山花烂漫，蜂飞蝶舞，满鼻之中尽是花香。

自己正躺在一个极简陋的铺上，屋子里陈设也极少，却是干干净净。

一老妇正坐在铺边，满脸慈祥地望着他。

花中豪开口问道：“老婆婆，这是什么地方？”

老妇见他醒转，面色忽地变冷，挥手道：“不要多

问，这里不好么？”

她声音又尖又细，眉梢眼角之间隐约有股戾气。

花中豪见这老妇容颜森冷，但眉清目秀，年轻时显然是个美人，又问道：“老婆婆，是你将我带到这里？”

老妇冷然道：“我可没那闲功夫！似你这样的人，只长了一张巧嘴，早死一日，便好些。”

花中豪听老妇一说，心上凄然。知自己已被拿住，送到这里来，让这老妇帮他养伤，等伤好再行拷问他些什么，心道：“横竖一死，我只不说便是！”

却不知盈盈是不是也被擒来，想多半是放在另间屋里，不由挂记盈盈伤势，他便问道：“你们把盈肥关在哪里？快快放了他，一切全由我担着，不碍她事！”

老妇道：“你自己不死不活，倒还想着别人。”

花中豪凛然道：“我但求一死，只望你们放了盈盈。”

老妇瞪花中豪一眼，道：“我不跟你胡缠，先拿些东西喂你，别饿在我手上不干不净！”老妇出去。

花中豪挣扎想起，挣了几下，哪里动得。

他只道身子是被紧紧缚住，这一动全身伤口更是痛得钻心，两眼一黑，又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几时，悠悠醒转，老妇正往他嘴里喂汤。奇的是老妇但见他醒，面色便骤然一沉，眼皮竟

抬也不抬，似有什么深仇大恨。

汤却是温甜可口，一匙匙喝下去周身顿觉无比清爽，人也有了精神。

抬头看时，花中豪才见自己并未绑缚，倒是手脚之上打满夹板，身上也尽缠着一些绷带。

花中豪心道：“这老婆婆倒也有些手段，这样比绑缚怕是更牢靠些。”

所喜的是右臂并未断，只是被那夹板夹着，僵麻了，毫无知觉而已。

足有余月，老妇只是每天喂汤换药，对他不理不睬。

花中豪身不能动，老妇面色阴冷，他自也懒得再问什么，只等伤势好转，任其发落便是。

老妇这药倒也灵验，不到一月，花中豪满身皮肉之伤都已好了，只留下一层疤。肩上斧伤与腹中剑伤深重些，也已愈合，不再痛，只是新肉长出，痒得难熬。

花中豪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伤势越是好转，他便越是挂记盈盈和风卉。

盈盈怕就关在离他不远，他问过几次，老妇只是冷眼相对，问烦了，便斥他一顿。

他早打好主意，只要下得床来，他便悄悄出屋去找，盈盈只要关在这里，不信找不到。

他对这盈盈姑娘为何助他终是不解，如能死前见到盈盈，一定先要将这问个清楚。

对凤卉的思念自与盈盈不同，更悠远些，且多是牵挂。凤卉一怒之下跑走，此时不知何方，想她一个弱女，天涯无际，人海茫茫，不知会怎样？”

想到凤卉，花中豪自是有些恼恨盈盈。

可想到盈盈为他舍命与群雄相搏，心中又是感激无限，且有股说不出的热望和温暖。

这一日，花中豪觉得身上好得多，暗运真气，浩浩然周身游走，四肢也灵便有力。

他正欲趁老妇不在，跃出窗去四下寻找盈盈，忽听门外一人在问老妇：“修姑，那孩子好些了么？”

老妇道：“死了！”

只见一个人影从门外一闪而入，身法极是轻捷，竟一丝声响也无，转瞬来到铺前。

花中豪见来人是个老者，鹤发童颜满面红光。

老者见花中豪躲在铺上，伤势好多了，不由手舞足蹈起来，拍手叫道：“这孩子哪里死了？修姑吓得我好苦。”

修姑进来，看也不看那老者，问道：“去了这些日子，女娃找到了么？”

老者脸上一红，喃喃道：“天底下这么大，一下哪里找去？你又不是不知，捉迷藏我已是多年不要，自

不是她的对手。”回头又对花中豪道：“不是修姑药好，你这小命怕是早便没了，还不快快谢谢修姑。”

修姑恨恨道：“我才不愿救他，在这里一日，我便生气一日！”

老者看去比修姑年纪还大，却是面红耳赤，如同小儿被大人斥责，回头对花中豪挤挤眼，轻声道：“快些好起来，早点搬我那里去，我们两个一起玩耍！”

老者说完，欢欢喜喜地去了。

天刚向晚，修姑给花中豪吃过汤饭。忽对门外喊道：“无情老！你这无情老性子怕是一世难改！别在门外，探头探脑了，你将他带来，还是你将他带走！”

花中豪听修姑喊那老者作无情老，心头不由一颤，更是糊涂，以为无情老与泉一川等也是一党。

无情老兴高采烈进来拉他，他手一甩，谁知无情老只松松抓着他手，竟是用力也甩不掉。

花中豪只好被无情老拉了走。

出门时，回头望修姑一眼，本想相谢救治之恩，可修姑眼望别处，看也不看他。

花中豪心道：“你们救我，我不知为了什么，我谢她做甚！”

花中豪随无情老出屋，顿觉天地开阔。

只见四面群山环抱，谷中百花争艳，香气扑鼻，蜂飞蝶舞，一派世外桃源景色，不由冷冷问道：“这到

底是什麼地方？”

無情老笑眯道：“這是你怕聽也沒有听过，這便是世人所傳的鬼谷，大家把這裡說得可怕，沒人敢來，反使這谷中清靜了不少，其實這鬼谷倒是個世上難尋的好去處，你不见花紅草綠，滿目春光么？我去給你拿些蜂蜜來吃。”

花中豪心道：“你拿什麼我都吃，便是毒藥吃了也不過一死。”

這蜂蜜難吃，吃進肚里頓覺精神一振，身上也似增了力氣，不由脫口道：“這蜜倒是難吃！”

無情老得意道：“這蜜你能吃到，是你的福氣，這谷里蜂王怕是比你年長得多！你吃的不是尋常之蜜，乃蜂王漿，益壽延年之物！我們幾個老不死的，便因常服了它才活到今日。”

花中豪問道：“你們將盈盈藏在哪裡，快些放她走！凡事與她無干，由我担着便是！”

無情老一怔，說道：“我藏你盈盈做什麼？你來時渾身是傷，衣衫全都破爛不堪，我可没見哪裡有什麼盈盈？”

花中豪還道他是故意裝糊塗，怒道：“盈盈姑娘分明是你們將她與我一起抓到，却作不知。”

無情老這才明白，笑道：“你說那盈盈定是在客棧之前助你那女娃了？我救了你便要去救她，誰知……”

花中豪一惊，忙问道：“你救了我？难道你们不是和那些人一伙的么？”

无情老道：“我这把年纪，还能和那些毛孩子一伙么！真是笑话！我见他们打你，一些人打一个，早便生气，先前打架可不是这么个打法。”

花中豪这才知道是无情老救了他，自己并未被那些人捉住。心上不由顿觉轻松，脸上也带出笑容。

无情老将他带到一所茅屋，说道：“我便住在这里，你不要客气，我的东西便是你的，只是那些小石子人乐可动，想要我可给你几个。”又指着不远处一所茅屋，道：“重义翁住在那里，他闭关已有半年，功力定是大长，咱们可不能比他差了！等你身子吃胖，咱们也好好练练，待他出关，和他比试比试！”

花中豪道：“前辈自是与前辈比，我相去甚远，便是练了几日，如何能比？”

无情老不悦道：“你不要前辈前辈叫我好不好，都把我叫得老了！我们是兄弟，以后只喊我大哥便是。”

花中豪道：“晚辈不能如此无礼。”

无情老道：“怎么是无礼，你不是和上官凤卉那女娃儿一起掉到那洞穴之中么？我早有言在先，掉进穴中之人皆是我知己兄弟，你不叫我，是不是想让我说话不作数。”

花中豪见他一片童心，做事不循礼法，且说得诚

愚，只好应道：“我叫便是。”又问道：“你在哪里见到凤卉？快告诉我！”

无情老便将那夜见到凤卉经过绘声绘色了一遍。眉飞色舞道：“我要去找你，她开始还不肯去，她那点小把戏我还不知道，我故意说我也不去！果然，不一刻她先忍不住，推着我去找你，我刚在前面走，她便在后面悄悄跟上！”

无情老现出得意之色，又道：“走不多远，我便快走起来，不想她学了我那纵穴轻功，脚力竟也不弱，一时竟甩不脱她。我躲在一株树后，她一边来，我便吓她一下。”

花中豪问道：“她现在哪儿？”

无情老兴致正浓道：“你别急呀！她吃了一吓，却故意说‘我可不是你！’我说：‘我也知你不是跟着我，咱们两个一起走罢，也有个伴！’凤卉便与我同路而行！”无情老只讲得红光满面，神气十足。

花中豪忙问：“那她后来呢？”

无情老道：“我俩刚到客棧之前，便见你屋前人围了不少，凤卉一张小脸都吓白了！不是我拉着她，她早便要冲出去，帮你一下，我对她说：‘不碍事，咱们先看看你这小丈夫的胆气如何？到时我自是救他脱身。’她仍是放心不下，见你和那老道相斗之时，一颗心都似要掉出来的样子！后来见人未败，高兴得直拍

手！”

花中豪急道：“老前辈，你快些说后来如何？”

无情老身子一扭，不高兴道：“你再叫我前辈，我便一句话也不讲了，看你问谁去！”

花中豪忙道：“大哥，你且说说后事如何？”

无情老道：“这就对了，我说到哪儿了？”

花中豪道：“凤卉见我未败，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无情老卖够了关子，见花中豪真是急得不行，得意道：“是了，凤卉是万分高兴，可后来她见一个红衣姑娘出来帮你，脸一下惨白，再看你俩连手斗昆仑那小老儿，气得直要哭，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拔腿便跑。”

花中豪紧张地问：“你让她跑了？”

无情老道：“我去追她，她便在山上跟我开了迷藏，我许久未捉迷藏，开始还觉有味，可不知怎地，一下还是让她跑了。”

花中豪失望地叹了口气。

无情老赶紧又道：“我以为她又去找你，等我回来，只见你在人群里乱中，那些人也不要脸，都围上来打，还用刀剑砍你，我气不过，便跑去把你抱了出来，看你伤成那样子，还以为你救不活了昵。”

花中豪心知，无情老在华山之上救她定是极为艰险，人山人海，又都有兵刃，带他出来，只能单掌退

敌。

他只是想不出如何走法，但无情说得轻描淡写，便似在怀里取一样东西，知那无情老武功已至惊世骇俗之境，且不愿炫耀，免他感恩不尽。

花中豪心里还挂记盈盈，忙又问道：“助我那盈盈姑娘怎么样了？”

无情老瞧了眼花中豪，似有一丝妒意，不悦道：“那女娃见我抱走你，长鞭一挥，撒出一把金钱，在那些人闪躲的当口，几个起落便跃出重围。”

闻听此言，花中豪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忙问道：“后来呢？”

无情老懊悔道：“我本待把你藏好再去救她，不想她竟随后追了上来，也不知哪里学的，脚力比凤奔还快，我自是甚觉好玩，等回我望她时，竟是不见踪影，我把你放在路边一块草地上等了足有半个时辰，想是她追错了方向，我怕你伤势过重，只好先行回谷。”

花中豪听盈盈也出重围，心上立时一松，赞道：“大哥轻功岂是寻常人可比的，她自是追不上你。”

无情老人心上得意，忍着笑，脸涨得红红的。

无情老这茅屋与一指峰上公将略的“一指清静”几是一般模样，陈设极简，北面一张大铺，门边已搭好一张小铺。

门前一片空地，想是无情老人平日习武之所，土

地上竟似铁板般坚硬，也不知是足踏的还是掌拍的。

花中豪问道：“那叫修姑的老婆婆为何总是对我不满，一张脸气呼呼的，笑也不笑，似我惹了她。”

无情老人惭然道：“都是哥哥我多了几句嘴，因急着去找凤卉，便将凤卉的事说与她，修姑听了自是视你薄情，没想她这把年纪，仍对薄情郎痛恨无比。”

花中豪念及自己牵挂凤卉又思念盈盈，两人在心中份量几是一般，实是三心二意，歉然道：“怪不是婆婆生气，我确对不住凤卉。”

无情老人道：“你也不必内疚，于情一节，男女看法自是不同，我早看出你非好色之徒，女娃娃喜欢你，那你也是没办法，终不能人家爱你，你反恨人家不成。”想想又道：“我这生却中只有修姑一人足矣。”

花中豪闻言，方知这两个老人竟是一对情侣，不觉顿感人世苍桑，想他二人年轻时也不知何等清纯浪漫，转眼却已是暮年，暗想自己如老了，也能似无情老这般，与心上人同处一谷之中乐享天年，便欢喜不尽了。

无情老道：“我那纵穴轻功你已会了，你可还想学学我的多情拳法不？”

花中豪道：“何为多情拳法？”

无情老眉飞色舞道：“打架光靠硬打硬拼不行，这是我在这一谷里用了十年功夫参悟出来的，天下万事，

你欲去做，想要成功，尽须饱含深情，武学一道更是如此。”

花中豪顿开茅塞。

无情老道：“你见两人相斗拆招，多是凶悍霸气欲伤毙对方为快，我这拳却不，与人拆对时，真如多情郎君见了心上女子，兴致腴发，一味缠缠扯扯，以虚击实，以不足胜有余的妙旨，其中奥妙之处，只能意会，我却也说不明白，我想通之后，还不敢马上确信，后来与重义翁对拆，方知果然如此。”

当下便演练起来，花中豪只看如梦如痴，方知无情老实是多情种，想是他多情过甚，便自称无情以自省。

无情老道：“来来来，你来试试。”说着伸出掌来。

花中豪见他双手跃跃欲试，脸上一副心痒难搔的模样，伸掌与他相抵。

无情老道：“小心，”一言方毕，劲力已发。

花中豪先经他说知，心中预有提防，以搏鹰掌法还了一掌，两人掌力相抵，花中豪退了八九步法，只感手臂酸麻。

无情老道：“小心，我再推你。”

花中豪再与他对掌，刚运内力相抗，突感他掌力陡发陡收，脚也再也站不住，向前直跌下去。

无情老道：“你看这路拳法如何？”

花中豪道：“实在是妙极了，哥哥快些教我。”

两人日夜不停，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

无情老道：“我这武功，要旨就在多情二字，那就是所谓情意绵绵，无止无休，无边无际，因情生智，生力，又因力，因智生情，反反复复，无穷无尽，这样打法，任你哪路高手，内力如何精强，也能缠倒，带翻他。”

花中豪虽不甚明了，亦豁然有所感悟。

花中豪虽朝夕想着凤卉和盈盈，但无法寻得，只有将心思全放在习武之上，一心浸在武学一道里，真如多情郎君，练得如醉如痴，倒也能忘却世间许多烦恼。

这日睡下。

夜半之时，花中豪忽然听门栓一响。

他睁开眼，只见门已经轻开了个缝，一个黑影从门缝中如鬼魅闪进屋来。

花中豪一惊，他的小铺下正在门边，当下也不及思索，一翻身挺起身，出手便无情老所授多情拳打去。

那黑影身法极是怪捷，也不声响，两人瞬间便拆了十余招。

花中豪听无情老鼾声如雷，心道：“老前辈这把

纪，能睡得如此沉稳，实是不易，切不可打扰了他的好梦。”

当下奋力向前，多情拳威力自是大增。

几个回合已将黑影般的刺客逼至门外。

花中豪随手关好屋门，使这人不至抢入屋内偷袭，这才在屋前空地上放开后和脚，与那人力斗起来。

谷中白日便十分清静，夜晚更是清幽，弦月当空，有如钩镰，高高悬在头顶上，空地上虽无色彩，但一招一式也看得分明。

黑影人身法极灵便，且花中豪所学有限，尚不圆熟，便是如此，也打得那黑影人守多攻少。

快到天明，那黑影突然双掌一送，将花中豪震退三步，倏地一闪，便窜入花丛之中不见。

花中豪在花丛中寻了半个时辰，哪里还有人的影子。

悄然回屋，无情老仍然睡得正香，张着嘴鼾声打得有滋有味。

花中豪料那刺客不会再来，便也倒在枕头睡去，不一刻便入了梦乡。

次日，无情老仍然是缠着与他拆招，花中豪几次想说昨夜刺客之事，可见无情老一派天真，一门心思全在武学之上，便不忍败了他的兴致。

这夜依如昨晚，刚到夜半，门栓响处，那黑影又